

# 宝钢高炉点火前 台间谍密谋爆炸

上世纪80年代,就在宝钢一号高炉即将点火投产之时,一个惊天阴谋正在悄然实施,台湾的间谍机关派遣了经过训练的特务,潜入上海,准备在高炉点火之前将它炸毁……

## 从黑社会到间谍组织

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,大上海来了个香港的“生意人”。此人真名叫吴佳杰,台湾间谍机关授予他化名:关义忠。

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后,一股赴港、出国的热浪开始涌动。吴佳杰也将目光投射到繁华的香港。经过多方努力,费尽周折,吴佳杰于1983年秋到了香港。但他不过是小学文化程度,又没有什么技术业务专长,想找份好工作谈何容易!经人介绍,他总算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谋得一份差事。但是整天与水泥、钢筋打交道,如何才有出头之日?一次偶然的机

会,吴佳杰结识了黑帮“新义安”的头目沈洲义,并拜他为“老头子”,正式加入了黑道。其实,沈洲义不光是“新义安”的小头目,他还是台湾间谍机关的一个耳目。他特别注意从内地来港人员中物色人选,然后向上级引荐,通过这种肮脏的交易,获取昧心的赏金。

参加“新义安”以后,吴佳杰终于过上了几天花天酒地的快活日子,他对沈洲义深信不疑。当听说沈洲义要把自己介绍给一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头面人物“江先生”时,他连连道谢,恨不得立即前去拜见。

会见的地点安排在一家典雅幽静的酒楼上。沈吴二人踏上酒楼,一眼就看到靠南侧

窗台边的酒桌旁端坐着一个人,只见他西装笔挺,大约50岁光景。他眯着眼打量了吴佳杰一下,便挥手示意其坐下:“来,我们边吃边谈……”

酒酣耳热,吴佳杰话也渐渐多了起来。他谈起自己的父母、家庭,还有自己那几段不光彩的经历。“蹲过‘号子’?”江先生举杯一饮而尽,“那有什么关系?很好,很好!”

几天以后,江先生又约吴佳杰到餐馆叙谈。这一次,江先生显得特别热情和友善,详细询问了吴佳杰的家庭及社会关系等情况,然后一本正经地试探道:“你是不是愿意参加我们的组织?”

“愿意!”吴佳杰受宠若惊地脱口而出。既然江先生对自己如此器重,又何必去问他要他参加什么组织呢?只要跟着江先生,还愁没有出头之日?

“这张表格你先填写一下。”江先生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表格。吴佳杰拿起表格,赫然映入眼帘的是所谓台湾“国防部情报局”的字样。他完全清楚了,这是一份申请加入台湾间谍组织的表格。

迟疑的表情在吴佳杰的脸上稍纵即逝,此时他只有一个念头,只要能搞到更多的金钱,只要能活得痛快,就值得去干。

## 烫手的活动经费

东方微露晨曦,吴佳杰感到头有些胀痛,昨晚彻夜未眠,使他感到浑身困乏。奉江先生之命,过几天,他就要潜回内地,怎不叫他辗转反侧?

按照江先生口授的“指令”,这次吴佳杰必须先赴厦门,了解当地军用机场的地形、驻军状况、炮台及飞机跑道长度;探明国内首屈一指的东渡

四号、五号粮食转运码头的设施状况和吞吐量。搜集到这些情报之后,再着手开展第二项工作:赶赴上海,扮成生意人,拉拢亲朋好友去广泛搜集情报,尤其是他向江先生介绍过的张健和张建忠兄弟。江先生对他许下诺言,每次行动预付“活动费”4000港元,实际花费照实报销,搞到重要情报、找到下线还有额外的奖金。

然而,在仔细“咀嚼”了上峰分派的任务后,吴佳杰渐渐体会到这笔经费是多么烫手!

福建是他的老家,对厦门的情况他还是比较熟悉的,对完成搜集情报的任务他很有把握。难点在于上海之行。思前想后,吴佳杰觉得对“俘获”张健更有把握,应该以他为突破口。十几年前,张健就曾因盗窃犯罪,被公安机关抓获,因其年少,又属初犯,被从轻发落。后来又多次参与流氓斗殴,还曾持刀伤人,受到公安部门严肃处理。听说张健现在当上了个体服装店小老板,但吴佳杰知道,像张健这号人,恐怕不会满足于倒腾服装赚几个小钱。

## 顺利地发展了下线

尽管已届冬令时节,但厦门依然是秋意未尽,气候宜人。吴佳杰到粮运码头转了几圈,多少也摸到了一些“情报”,但却难以靠近军用机场。情急之下,他决定用道听途说的消息,充作军事情报,搪塞江先生。

在厦门逗留数天之后,吴佳杰带着几分惊恐和得意,来到了上海。下车伊始,他便拨通了张健的电话。老友自港来沪探望,张健喜出望外,两人约定在长风公园银锄湖边见面。

见面后,吴佳杰便大谈他

在香港如何混得如鱼得水,张健听得津津有味,马上恳求吴佳杰想想办法,把他也弄到香港去。吴佳杰暗示道:“这事情也没什么大不了,只要你为我们老板做事,你要钱用,他会寄给你,做得好,别说去香港,就是去美国还不是一句话!”

吴佳杰故意说得很轻松:“你们兄弟两人只要经常给我们老板写写信,把上海的经济、交通状况,还有军事方面的情况告诉我的老板,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。”

张健顿时警觉起来:“这不是搞间谍活动吗?”

“不瞒你说,我参加了特工组织。”吴佳杰压低声音说。

张健大吃一惊,忽地站了起来:“啊哟,你不要吓我啊!”“坐,坐,”吴佳杰按住张健的肩膀,正色说道,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。你怕什么?还不是为了赚钱过好日子嘛!只要加入我们的组织,什么港币、美钞都会哗哗地流过来的。”

张健思考良久后下了决心:“好!我跟你干!不过,我不想跟我的兄弟干,我想跟我的女朋友小朱合伙,怎么样?”

“好!”吴佳杰当机立断,“你女朋友的工作由你去做,得慢慢来,不要急于求成。”

几天之后的一个早晨,张健带着女友小朱来拜访吴佳杰,供他“考察考察”。闲谈中,吴佳杰对眼前这位颇有姿色的

小朱姑娘产生了兴趣,当得知她在上海西区还有一间独自居住的房间,便提出想去看看。出租车在一幢老式楼房前停了下来。这里的地理位置非常隐蔽,步上小楼,凭窗望去,大街小巷尽收眼底,吴佳杰当即提出要把这里作为以后他来上海活动时的据点。当然,吴佳杰这样做也有另外的原因,

他一边盘算着,一边望着小朱,深深地咽了一口唾沫。

趁小朱外出准备酒菜的空隙,吴佳杰将江先生传授给他的一套密写方法,向张健作了详细介绍,同时为张健办理了参加间谍组织的手续。

## 谋炸宝钢自投罗网

回到香港,吴佳杰着实风光了一阵。江先生特地在酒楼设盛宴为他接风,嘉奖他此次之行获得的“成果”。

时隔不久,吴佳杰收到了张健、小朱用化名寄来的一封信,证实印证吴佳杰所言不虛,他的“业绩”还震动了江先生的上峰,三个“局长”要亲自对他进行慰劳和犒赏。

吴佳杰受宠若惊。他以更高的热情连续去信为张健打气,要求张健多给组织送情报。当然,他没有忘记可人的小朱姑娘,在催促张健加紧写信的同时,他还特地给小朱姑娘写了一封颇有些肉麻的情书……

一个阴风飏飏的夜晚,江先生又向吴佳杰下达了一项重要指令。“上海宝钢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吧?它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钢铁厂。根据掌握的情报,最大的高炉位于离江边约一公里处。”江先生眼里透出凶光,“我们要设法摸清这座高炉的情况,然后,用定时炸弹把它炸掉,弄它个中心开花!”

吴佳杰知道,既上贼船,后悔或后退是没有出路的。他只得硬着头皮,执行命令。

阳春三月,桃李争艳。然而吴佳杰却无心留恋满城春色,他夹杂在滚滚人流之中,惶惶不安地走出了上海火车站。他抬眼四顾,发现张健已在扶栏前张望等候,身边站着的俏丽女子,正是令他时时牵

萦于怀的小朱姑娘。

“这次来上海,我不想住宾馆,”在餐馆共进午餐时,吴佳杰以征询的口吻,对张健说,“那里不方便,我想就住在小朱家里,怎么样?”

张健和小朱都同意了。

连日来,小朱特地请了病假,热情而周到地侍奉着吴佳杰。吴佳杰趁机以带她出国、给她大笔金钱为诱饵,向她频频发起“正面进攻”。在吴佳杰甜言蜜语的引诱之下,小朱姑娘终于跌入了情感的陷阱,心甘情愿地充当了吴佳杰的情妇。

吴佳杰“情场得意”,在人生和命运的“赌场”上,他也自认颇为顺手。在小朱的房间里,他向张健透露了行动的目标。“炸钢厂!”张健大吃一惊,“你带个手表入境都有困难,能把炸弹带进来吗?”“我会想办法搞到的。”吴佳杰似乎胸有成竹。在来沪之前,江先生向他作过交代,炸弹将由专人送来。不过他觉得还没有必要将这些告诉张健,只是吩咐说:“你先去察看一下地形,掌握高炉的位置。炸掉它,你至少可以捞个3万5万!”

但是吴佳杰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,在他第一次潜入上海时,国家安全机关就对他的身份产生了怀疑,继而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全面布控。为了探明间谍机关的阴谋,国家安全机关暂且让他“安然无恙”地回了一趟香港邀功请赏,是为放长线,钓大鱼。

就在吴佳杰、张健、小朱一伙加紧四处活动时,国家安全机关决定收网捕“鱼”。1985年年底,国家安全机关将吴、张、朱等3人悉数捉拿归案。

姚华飞 陆方道/文 摘自《档案春秋》

# 警察情郎多次逼女友流产酿命案

一个打工妹每次怀孕,都被当警察的男友强行要求流产,在爱情面前她没有选择逃脱,最后一次怀孕,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这天是2008年2月9日(农历大年初三)晚上,安徽省阜阳市国贸商城员工林娟娟应男友武昌之约见面,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,接着现年23岁的林娟娟突然坠河身亡。就这样,林娟娟带着3个多月的身孕,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。如今,林娟娟是自杀还是被杀,这还是一个谜团。



林娟娟生前与男友武昌的合影

## 打掉孩子的前提是分手

林娟娟,1985年6月出生在安徽阜阳市颍东区冉庙乡徐郢村的一个普通的家庭,中专毕业后就在阜阳打工,2007年7月到阜阳国贸商城工作,住在阜阳的一个哥哥家里。

身高173厘米的林娟娟皮肤白净细腻,性格豁达开朗,在阜阳拥有众多追求者。

“武昌是阜阳市颍东公安局借调的一名警察,给一局长开车,和林娟娟交往,经常开着警车去找她。”据林娟娟家人介绍,“两人是在2006年下半年相识的,当初交往时家人都反对,因为听说他有脉管炎,脾气也不好,随着他们相处,我们也就不再反对了。”林母说。

2007年初,林娟娟发现自己已经怀孕,便和武昌商量订婚、结婚事宜。订婚仪式举办结束,武昌要求林娟娟打掉肚子里的孩子,林娟娟不同意。“如果你坚持要打掉孩子,我们就分手。”林娟娟说。当时,武昌便先同意了。

同年夏天,已有4个多月身孕的林娟娟在同事的陪伴下,到医院做了引产手术。手术做过后,林娟娟不想和武昌来往了,决定去上海打工。

就在林娟娟坐上开往上海的列车后,武昌得知消息,火速从阜阳开车追到蚌埠火车站,在列车上找到林娟娟,经过一番“花言巧语”,终于将其拦下。

按照当地习俗,女人引产或者流产不满1个月不能到

别人家中。按此习俗,林娟娟只好住进了武昌家。

## “爱情强盗”再次攻破她的防线

据了解,武昌为了达到长期拥有林娟娟的目的,采取既不同意结婚也不同意林娟娟和别人相处的手段。

经过一个月休养后,2007年7月,林娟娟离开武昌家,又回到阜阳国贸商城上班,准备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。以后的日子里,武昌多次找林娟娟,她的新生活又一次次被打断。林娟娟不止一次告诉武昌,“我已经有男朋友,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了。”

然而,武昌并没有放过她。生前林娟娟曾经对自己同事说,武昌经常晚上喝过酒开

警车来她楼下反复鸣笛骚扰,她顾及面子有时给他开门,就敲对面邻居的门,对邻居出示证件称自己是公安局的,和林娟娟是对象关系,邻居只得给他开门,让他从阳台翻进林娟娟房间。

心软,是林娟娟的致命弱点。面对武昌的这种“爱情”进攻方式,林娟娟的心理防线再次被攻破,经过一番折腾,他们破镜重圆了。“来国贸找她是家常便饭。林娟娟虽然嘴上说不喜欢他,但是心里还是有他,想给他最后一个机会。”林娟娟生前的同事们说。时隔不久,林娟娟又一次怀孕了,结果给她带来的不仅是伤害,而且牺牲的是两条性命。

## 给男友机会却搭上两条命

2007年底,林娟娟再次怀孕。这一次,林娟娟决意要留住孩子,尽快结婚。武昌又一次在不同意结婚的情况下,坚决要求把孩子打掉。

2008年春节期间,正值阜阳国贸商城生意最火爆的时候。这天是2月9日(大年初三)下午,武昌再次来到林娟娟的租屋,将林娟娟拉进试衣间,逼迫林娟娟去做人流。林娟娟的同事们回忆:“那天他们吵得很凶,我们都听见了。”林娟娟对武昌哭喊:“我就是死,也不去流产!”“你死死去,那是自杀,与我无关!”当时武昌说。

记者在采访中得知,当天晚上9时许,林娟娟应武昌电话之约,便来到阜阳的颍河闸

上与武昌见面。据了解,当时武昌开着警车和他一个战友一起来的。还是为了同样的问题,一个为了爱情不愿流产,一个坚持逼迫让其流产,两个人都不愿意做出让步,互相僵持不下……

“110吗?快来人,颍河闸有人跳河了!”22点07分,阜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第一个报警电话。

记者查看了报警记录,22点09分,指挥中心又接到第二个人报警。

接警后,阜阳警方迅速赶到事发现场,公安干警和消防官兵采取了大力搜救工作,林娟娟始终没有下落,由于河水深,水流很急,河水冰凉刺骨,认为生还的可能性很小,最后不得不放弃搜救。直到3月12日,距离颍河闸数公里处,林娟娟尸体方被群众发现并打捞上来。

## 生前就知男友有别的女人

关于林娟娟直接死亡原因,有人认为是被杀,有人认为是自杀……疑点重重。记者无法加以判断。但是,在林娟娟生前的同事、同学、好友看来,她的突然死亡确实是个谜。

林娟娟生前同事王小梅告诉记者,林娟娟很阳光,性格活泼开朗,会说会笑,喜欢玩,很会享受生活,她根本没有自杀的心理,所有的人都不信她会自杀,事情发生后,我们都不敢相信。

“她的男友不可靠,花心,明摆着是玩弄女人嘛。”武昌

还有别的女人。武昌有一次半夜开警车到开发区教一个叫黄雅的女孩子开车,林娟娟生前曾叫我打听黄雅这个人。”据林娟娟同学赵琳介绍,武昌和这个女的关系非同一般。之前,同学都很反对他们再在一起,后来林娟娟不知中了武昌的什么“计”,还给了他一次次的机会。“如果是自杀,我感觉很奇怪,她胆子很小,一个人在家都害怕。”赵琳又说。

## 案发后公安机关没作任何处理?

记者电话采访武昌,武昌表示拒绝接受采访,称“采访我,要通过我们局里。”

据了解,案发至今,当地警方没有对此立案调查。假设一,如果有死的一名警察,警方第一时间会立即把当事人生前所接触怀疑对象,也就是嫌疑人拘留立案调查,同时会向有关领导作出案情汇报和案情分析;假设二,死的是,死的是与警察无关连的人,公安机关也会迅速成立案件调查组。难道本案是另有隐情?据透露,林娟娟坠河身亡的事发地点,属男友武昌工作辖区地点。目前,死的是两条人命,一个是20多岁的女子,另一个却是未出生的小生命。前日,林娟娟家人给记者打来电话说:“不能让女儿死得不明不白,将于近日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,为死去的女儿讨回公道!”

(文中除林娟娟为实名外,其他均为化名) 据《江淮晨报》